



复旦当代美国研究丛书

核武器的扩散

一场是非之辩 (第二版)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RENEWED

SCOTT D. SAGAN KENNETH N. WALTZ

【美】斯科特·萨根 肯尼思·华尔兹 著

赵品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旦当代美国研究丛书

核武器的扩散

一场是非之辩 (第二版)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RENEWED

SCOTT D. SAGAN KENNETH N. WALTZ

〔美〕斯科特·萨根 肯尼思·华尔兹 著

赵品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辩:第2版/(美)萨根
(Sagan, S. D.), (美)华尔兹(Waltz, k. n.)著;赵品
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复旦当代美国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Renewed

ISBN 978 - 7 - 208 - 09787 - 2

I. ①核… II. ①萨… ②华… ③赵… III. ①核扩散
-研究-世界 IV. ①D8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0510 号

责任编辑 王子夔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复旦当代美国研究丛书 ·

核武器的扩散

——一场是非之辩

(第二版)

[美] 斯科特·萨根 著
肯尼思·华尔兹
赵品宇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1.75 插页 4 字数 163,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787 - 2/D · 1834

定价 28.00 元

丛书总序

出版“复旦当代美国研究丛书”，旨在向学术界和公众及时介绍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者为主的我国研究当代美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学术成果。

美国，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之所以能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其各方面成因十分需要 we 和世界研究。美国的发展，有其文化宗教思想根源，进而反映在其国内规制建设和发展战略上，也在相当程度上与其对外政策有关，其结果对美国利弊兼有，利大于弊。研究美国的战略得失，有利于我们趋利避害，共谋地区与世界的繁荣稳定，将中国和平进步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上。

中国历史绵长悠久，是世界文明的源泉之一，却曾在近代从巅峰跌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共和诉求，新中国正在重振民族复兴的大业，其核心就是开放自我，面向世界，尤其是同各大国发展往来，经由国际合作提升我国的发展内涵以及国际竞争力。显然，与美国交流合作，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参考美国的经验教训，走出对我国适用的道路，并进而增进我国建设与安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实践，也仍将是未来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建于1985年，由时任校长谢希德教授创立。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长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关于美国研究以及中美关系的学术要塞。自中心创建以来，中心学术人才辈出，成果不断涌现，在美国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教学和咨询领域连续取得了进步。

发起这套“复旦当代美国研究丛书”，我们希望能在中国继续现代化的关键过程中深化对当代美国的认识，进一步促进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发现新知，增进发展，以利国家建设。我们将在这一丛书平台上及时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丛书作品的主要来源是中心的研究人员，中心也会邀约本领域的其他学者专家贡献作品，并发表这一领域的优秀博士生学位论文。我们希望借此提高我国的当代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水平，为时代大变迁阶段的国家发展与中美和平、世界稳定做出贡献。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沈丁立

2012年9月21日

译者序

核武器及其相关设施、材料、技术的扩散一直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之一。¹围绕着国际核能利用议题，各国在政治、安全、军事、经贸、产业、科技等各个领域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双边、多边互动博弈关系。在当代，无论从核能所涉国际事务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国际核关系既反映了国际体系运行的本质规律，也是对形形色色国际关系理论解释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本书中两位作者就各自的学术观点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²争论的焦点是核威慑的稳定性及其对核扩散后果的启示意义。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从分析国家内部的组织入手，通过揭示由官僚组织先天缺陷所导致的核威慑失灵的风险，得出核武器扩散“越多越糟”的结论。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从“体系形塑单元行为”的逻辑出发，认为国家发展核武器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维护自身安全的必要手段。由于拥有核武器的一方能够轻而易举地慑止对手发动大规模入侵的举动，因此核威慑关系变得既简单又稳定。核武器的继续扩散将导致国际体系内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甚至世界大战的几率显著降低，从而促进整个体系的稳定，因此核武器扩散得“越多越好”。

本书虽然“短小精悍”，但它一经问世就因其研究问题界定之明确、分析逻辑之缜密、条理之清晰、理论分析之深度，而令先前出版的大部分专论核问题(特别是核武器扩散问题)的国际关系专著黯然失色。除了两人

在书中激烈的观点碰撞之外,这次论争所体现的重要理论价值在于,它为核扩散研究引入了分属于不同分析层次的两种理论视角:组织理论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正因为如此,本书成为冷战结束之后在核问题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本开核扩散理论研究之先河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在此之后,核扩散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目前,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仍沿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之外,新政治经济学、国防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方法也加入了对核武器扩散问题进行分析阐释的行列。核扩散理论进一步细分为需求理论与供给理论两大类。³通过选用不同分析层次的变量,包括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层次、组织层次、个人(心理)层次等,核扩散理论可以在需求与供给理论上同时拓展研究空间,以期最终形成一个需求与供给相统一的、完整的核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以此看来,本书虽只是向读者展示了核扩散理论研究谱系中的两种理论,远非核扩散研究的全貌,但在创建核扩散理论上具有开拓性意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对本书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这是一本最值得推荐的核扩散入门书。”

当然,关于核武器扩散的是非祸福问题,国际关系学术界无疑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归根结底,这场争论要回答以下一个本源问题: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到底孰轻孰重?对一个国家(政权)而言,到底是一个遍布核威慑的世界更安全,还是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更安全?本书的两位作者显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对此问题,法国著名核化学家、核事务外交家贝特朗·戈尔德施密特(Bertrand Goldschmidt)讲得鞭辟入里:“并不是销毁核武器带来世界和平,而是世界和平可以实现销毁核武器。”⁴对于核武器扩散问题同样如此,并不是核武器不再扩散可以带来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可以根除核武器的扩散。毋庸讳言,在现有的国际安全体系下,国际安全并不等同于国家安全,核武器对于许多无核武器国家还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即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价值。核武器被认为是国家(政权)生存的终极保障,对常规力量较弱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而一国凭借拥有核武器而获得战略独立性,更是其谋求提升对国际事务影响力与威望的重要手段。正是这种“吸引力”的存在,使得某些

无核武器国家难以抵挡成为(或者有朝一日成为)核武器国家的诱惑,即使现有核武器俱乐部成员竭力阻止也无济于事。这才是核武器扩散难以真正杜绝的症结所在。

核武器以其独有的威慑价值成为慑止战争的利器。华尔兹就此认定,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将带来军备竞赛的和缓与国际稳定局面。然而,一国仅拥有少量核武器是否就能高枕无忧地坐享和平红利?如何辩证看待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其实,无论是一国拥有常规武器装备也好,拥有核武器装备也罢,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丝毫没有改变。国家的“落后”并不仅指某项战略或常规武器装备,而主要是指武器装备背后所隐含的一国科技资本、人力资本、国民经济及其全程产业链(供应链)动员能力。“挨打”也并不仅指一国遭受他国武装入侵,而是国家在全球战略产业链及其供应链上受他国控制或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国家安全的内涵也是在科技创新的动态中不断延伸拓展。在现代国际体系下,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紧密地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相联系时,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绝对武器”,也不存在永远的所谓“大国”。要实现一国的长治久安,该国政府就必须抓住由技术创新所引发的产业革命机遇,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始终处于前沿,并且着力加快高技术的产业化,以形成全程高技术产业链,实现军民融合式的国民经济内生发展模式。一个在战略高技术产业链及其供应链上受制于他国的国家是难以真正实现独立自主以及内生发展的。偏离内生发展的所谓外生“国家安全”都是水月镜花。

现代国际关系史表明,国家安全始终是在国际体系内各国科技的动态发展中实现的。核武器虽是小国在国际体系下寻求自保并摆脱大国摆布的重要手段,但是单靠拥有几件纯裂变核武器以及有限的投送手段,既不能保证一国今后不会在外敌入侵下败亡,更无法实现一国内部的长治久安。核威慑绝不是实现国家安全的“万灵药”,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影响国际体系稳定的最根本因素并非核威慑关系,而是由科技突破性进展引发产业革命所导致的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霸权国家日益增长的技术非对称优势。华尔兹希冀由核武器扩散带来国际稳定与和平的想法,既没有考虑到由科技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内生本

质及其动态性与相对性,也没有考虑到国际高技术扩散的战略影响将会远远超出核武器扩散本身的影响。体系内的霸权国家(或高技术寡头垄断俱乐部)所执行的核不扩散政策只是其遏阻或减缓战略高技术在国际体系内横向播散战略的一部分。

因此,华尔兹虽然洞悉了核武器的威慑价值,但他开出的核扩散药方却难以治疗导致国际体系不稳定的内在病根。核武器扩散不会,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体系内的霸权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决不会放任包括核武器技术在内的战略高技术的恣意扩散。

与华尔兹的逻辑不同,萨根的扩散悲观论是建立在一国内部组织的先天缺陷以及文官治军的制度缺失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组织在试错过程中发生的核安全与保安事故将导致事故性核战争风险,而组织成规与狭隘利益将带来预防性核战争的风险,并对该国构建第二次打击核力量形成实质阻碍,进而影响核威慑的稳定性。因此,从国际安全角度着眼,核武器的扩散决不应受到鼓励。

然而,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观察,显而易见,核武器系统的事故风险不可能取代核武器本身独有的战略(威慑)价值。国家本身的生存价值仍然高于国际安全价值,国家关心自身的安全远胜于国际社会的安全。如果威慑型战略确实有助于实现国家(政权)的生存,那么仅凭核威慑失灵的潜在风险而否定其威慑价值的想法显然有些舍本逐末。

更重要的是,核事故风险并不等同于爆发核战争的风险。萨根的组织理论普遍适合于解释任何官僚组织所存在的弊病,这也是人类发展高技术并将其产业化的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不确定性,甚至负面效应。危险的事故隐患存在于任何复杂而冗余的系统工程中,关键在于相关组织能否进行及时的“前馈控制”以及“反馈控制”。⁵通过及时的前馈控制,以及试错学习后的反馈控制,组织能够通过核事故教训进一步降低事故性核战争的风险。是否因为存在事故隐患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价值呢?显然不能。是否因为民航飞机有坠毁的风险而鼓励人们不坐飞机旅行呢?显然不会。是否因为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人类探索宇宙的步伐就要停止呢?也不会。是否因为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及新近2011年3月11日由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人类对核能发电的利用就要终止呢?当然更不会。人们及组织会通过事故吸取教训,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会减缓但不会阻挡某一事物的发展逻辑。

实际上,“试错学习”与反馈控制是人类建立对新生事物的理性认识过程中的必然规律。核武器也概莫能外。试错过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核战争的爆发显然是全人类的灾难,但稳定核威慑的成形必然要经过“试错学习”。所幸的是,人类对于核战争灾难性后果所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试错学习”在核威慑时代到来之前就已进行过。二战末期的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对日本动用原子弹是核编年史中最重要的—次“试错学习”过程,这次核打击所造成的恐怖毁伤效应,通过实录影像及文字的全球性传播而深入人心。这次核武器打击完全可被称为七十余年核历史上人员伤亡最惨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核事故”。但是,萨根却对这史上唯一的一次实战使用核武器的案例未有提及。

从美国的核武器管理经验中可以看出,“文官治军”机制的缺失或者组织墨守成规之所以最终没有导致威慑失灵,其很大原因是核禁忌的存在。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战略界通过对核学说的“试错学习”逐渐地构建起对核武器价值的理性认识,核禁忌渐趋成形。这种理性认识实质上已经否定了核武器的实战价值。核武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用的武器。核武器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威慑。而核威慑效应以及核禁忌已经毋庸验证,因为美国在二战中使用原子弹所产生的恐怖效应不仅对美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效,而且对世界上所有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有效。

事实证明,核禁忌愈加强化,核威慑就愈为稳固。萨根从“试错学习”中得出的结论是,核战争的危险性将随着核扩散变得越来越大;而实际上,由于核威慑的“试错学习”具有强化“核禁忌”的作用,而这种公开的“试错学习”往往又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别的国家可以通过借鉴其他核国家的危机决策过程进行间接的“学习”。这样“试错学习”的结果是核禁忌日益强化,核讹诈的可信性越来越小,预防性核战争愈不可能;而核威慑变得愈加稳定,核大战爆发的风险降到几乎为零。核禁忌是人类对

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进行“反馈控制”的反映。核禁忌是通过各国“试错学习”过程而得以不断强化的。正是因为有核禁忌的存在,核武器国家不敢再向无核武器国家悍然发动核战争,更不用说两个核武器国家之间进行相互毁灭的核大战了。这与该国是否已构建出无懈可击的具有生存能力的第二次打击力量无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在本书关于核武器扩散是是非非的争辩中,华尔兹乐观的威慑稳定论实际上存在着两大隐含前提:(1)忽略在核禁忌与核威慑成形并固化的过程中的“试错学习”阶段,并将核禁忌的存在混同于核威慑的稳定性;(2)将核武器视为国家安全的唯一或终极归宿,忽略技术的动态发展对国家安全内涵的影响。正由于存在这两大前提,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论述把威慑的“不确定性”绝对化了,并且继而把威慑的稳定性绝对化。他忽略了核威慑稳定本身有赖于“试错学习”过程中日益强化的核禁忌,同时也有赖于各国科技发展的动态平衡。

而与华尔兹相反,萨根的悲观论则把由核事故导致的核战争可能性绝对化了,片面夸大了核战争的风险,以至于认为由核威慑失灵所引发的核战争最终不可避免。他未能观察到,自核武器诞生以来,经过各个核武器国家的公开“试错学习”,核禁忌日益强化,这导致了核威慑日趋稳定的现实。老牌核国家的很多经公开披露的核危机经历使新生核国家对核武器的真正价值有了清醒的认识,已不必从头开始进行“试错学习”了,特别是关于非技术层面的核武器作战条令与部署方式等。事实上,国家之间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正变得越来越小,这一趋势不会因为当前及未来出现几个新生核国家的状况而发生逆转。

当然,由两位学者的核扩散论争所引发的疑问还有很多,其中还有很多重要课题有待于认真探讨、研究。限于篇幅,笔者无法一一尽述,留给广大读者进一步深入思索。当前中国的核(不)扩散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希望本书的引介能够进一步引发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对核武器扩散问题的研究。此外,本书对于深化政策界对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核武器扩散态势,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伊朗等当前地区性核扩散问题热点,以及美国防止核武器扩散战略的认识与思考,并对中国的因应之道提供了应有的启示。同时,这本著作对中国广大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乃

至关心国际安全问题及军事事务的爱好者而言,也是一本十分有益的读物。

应当提醒广大读者注意的是,两位美国学者在书中论及核扩散问题时虽然尽量保持“持平”的观点,并明言摒弃“种族优越论”,但背后的“美国中心论”思维并没有变,读者应注意仔细辨别。其次,本书作为一本核扩散理论著作,两位作者均采用单一而简约的理论阐释核武器扩散的后果,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远非一两种简单的理论所能囊括解释的。理论逻辑越简约显得越美,但却往往越容易走向极端,甚至“脱离现实”。其三,本书对核扩散问题的定义及探讨范围仅限于核军事领域,没有触及国际间广泛的民用核能合作关系及其带来的核扩散问题。最后,凡本书中所涉及的一些核安全专门术语,如核安全(nuclear safety)、核保安(nuclear security)等概念,以及国际关系学专门术语,如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等,请读者注意辨别体会两位作者在不同语境下使用“安全”一词时的不同涵义。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首先要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沈丁立教授表示衷心感谢。沈丁立教授是带领我进入核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导师,也是在沈教授的大力引荐之下,中译本才能最终得以顺利出版。其次,感谢本书作者斯科特·萨根教授与肯尼思·华尔兹教授对中译本出版给予的支持,并对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释惑。此外,还要感谢美国能源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以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全球与地区安全研究所的诸位核不扩散专家和学者在我赴美期间给我的诸多教益,并使我能对全球核能产业链(供应链)及其扩散机理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特别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蔚文先生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并感谢责任编辑王子夔女士,她细致严谨的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

当然由于译者的学识水平所限,译文中的缺陷与错误仍难以避免,真诚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赵品宇

2011年3月8日于上海

2011年3月21日又及

注 释

1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第9条第3款之规定,该条约承认5个合法的核武器国家,即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这些核国家在1967年1月1日前爆炸了核装置,其余国家均须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因此,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规范角度定义,横向核武器扩散是指1967年1月1日后,无核武器国家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核武装而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的过程。

2 2007年2月8日,两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又就伊朗等地区核武器扩散问题进行过一次辩论,再次阐明了各自的理论观点。这次辩论的文本参见 Scott Sagan, Kenneth Waltz, and Richard K. Betts, “A Nuclear Iran: Promoting Stability or Courting Disa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Summer 2007, vol. 60, no. 2, pp. 135—150。

3 核扩散的需求理论旨在探究一国为何要研发、制造并部署核武器,以及为何要发展核能产业(包括核反应堆的设计、工程与建造,以及核燃料循环产业);供给理论旨在探究核能供应国向其他国家转移核能产业相关的设施、材料与技术的内在规律。

4 见[法]贝特朗·戈德史密斯:《原子先驱者》,刘雪红、闻军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

5 所谓前馈控制,又称事前控制,是指运用不断获得的最新有关信息加以预测,并将期望的目标同预测的结果加以对照,从中发现不利的扰动因素并不使其输入对象系统,或事先制定纠偏及补救措施,未雨绸缪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或潜在状态。所谓反馈控制,又称事后控制,是指将系统的输出结果返送到输入端,与输入信息进行比较,并利用二者的偏差进行控制并矫正的过程。反馈控制其实是用过去的情况来指导现在和未来,进行事后亡羊补牢。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部编:《高科技的未来——正面与负面影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第一版序言

这本书讨论的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核武器的扩散(spread)。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总会有国家因为成为“核门槛”国家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91年,苏联的解体催生出四个“与生俱来”的新生核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四个国家分别继承了苏联在其境内部署的核武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发现在“沙漠风暴”行动和对伊武器研发设施进行国际核查之前,伊拉克距离能够制造出核武器就差两年左右时间。1992年,巴基斯坦官员承认在历经20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他们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1993年,南非政府承认在20世纪80年代曾建立了一个小规模核武库,但是又宣称已经拆卸并销毁了这些武器。朝鲜是1994年相关新闻的头条,当时平壤方面拒绝接受对其核设施进行全面的国际核查,而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给白宫的报告预计朝鲜已经为获取一枚或更多的核武器分离出了足量的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其他潜在的核国家正在浮出水面:当政的日本政治家不再排斥获取核武器的可能;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伊朗、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似乎都有核武器计划。

本书并不关注哪个国家将成为下一个核武器国家,也不关注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技术与政治过程。已经有很多专著和政府报告对这些问题有过论述。本书的主旨在于提出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核武器扩散的可能后果将是什么?

答案决不会是简单明确的。事实上,读者将发现,我们在核心问题上

存在分歧。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对核武器扩散的恐惧被夸大了：“越多越好”，因为新生核国家将凭核武器慑止其他国家的进攻。斯科特·萨根则认为核武器的扩散将使世界更加不稳定：“越多越糟”，因为一些新生核国家将会卷入预防性战争，自身无法建立具有生存能力的核力量；或者会发生严重的核武器事故。

在前两章中，我们提出各自的观点并以逻辑和事实加以论证。在第三、四章中，我们对对方的批评进行回应，显示出在某些地方，无论是否巧合，我们都有一些共识；然而在更多地方我们有深刻的分歧。

观点上的分歧将贯穿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在此申明我们的一些重要共识。第一，我们都相信理论是理解国际政治的必要手段。某些人可能要求仅仅“陈述事实”或单纯以“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为基础来判断形势。但绝大多数人仍以理论来指导其观点，尽管这些理论本身并不完备或能被清晰地表述。我们都竭力给出我们立场背后的假设和逻辑，并解释这些概念如何有助于在核扩散问题上提供洞见。

第二，我们都相信学术争论是有益的。我们相信，通过争论和用事实检验观点，观点会得到改进。我们已经发现这场辩论是令人兴奋的，并且希望那些读过此书的人同样体会到本书的良好用意。

第三，我们相信政治科学家在改进政府政策方面起着推动作用。我们研究国际政治是因为相信它的重要性，它将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们从事国际政治的写作亦源于相信学术著作将对政府产生某种影响。由于所受的训练和职业倾向的影响，学者并不善于对政策的细节加以评述。然而学者径由挑战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第二版序言

本书问世距今只数年光阴,但世界的核态势却变化巨大。161个国家已经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75个国家已同意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印度与巴基斯坦进行了核试验。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而且其首领奥萨马·本·拉登宣称拥有核武器。美国重下决心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

在新增加的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印度与巴基斯坦进行核武装之后的状况。在伊斯兰堡与新德里方面都拥有了核武器之后,南亚地区会更安全抑或更不安全?我们也讨论了美国的防御性举措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努力构筑的导弹防御体系将会刺激还是遏制核武器扩散?我们的政策是否将激发核武器国家更新并扩充其武器库?我们也探讨了恐怖分子对世界贸易中心以及五角大楼的袭击。这些袭击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是否会让很多国家感到更不安全?不安全感的上升可能致使某些无核武器国家重新考量它们的政策。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究竟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这一问题比过去显得更为紧要。印度与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特别具有指导意义的相关案例。我们的编辑罗比·哈灵顿(Roby Harrington)让我们重启这场辩论,我们对此感到高兴。

除了新增加了关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一章内容,以及有关国家导弹防御与恐怖主义的新段落之外,我们对初版的各章做了某些改动与补充,但这并不影响初版业已形成的中心思想。

致 谢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我们各自的妻子,苏姬潘·鲍·拉姆珊(Sujitpan Bao Lamsam)和胡蒂·华尔兹(Huddie Waltz),她们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质量。我们感谢罗比·哈灵顿激励我们碰撞各自的观点并对本书进行了驾轻就熟的编辑工作。肯尼思·华尔兹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合作与冲突研究所对本书第一版的研究支持,并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对本书第二版的慷慨支持。斯科特·萨根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纽约卡内基公司、W. 奥尔顿·琼斯(W. Alton Jones)基金会和彼得·基维特(Peter Kiewit)基金会的支持,以及埃菲·托沙夫(Effie Toshav)、凯文·佩格(Kevin Paige)、亚历克斯·蒙哥马利(Alex Montgomery)与阿尔特米斯·埃德蒙(Artemis Evdemon)作为研究助手所提供的帮助。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很多的学生和同事,他们的评论深化了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也让我们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当然,本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应由两位作者来承担。

斯科特·萨根于加利福尼亚州 帕洛阿尔托市
肯尼思·华尔兹于纽约州纽约市